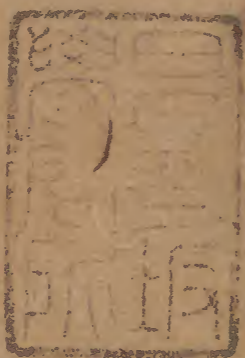


南北兩宋誌傳

十三十四

共十本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255
冊數	10 (7)
函號	308 247
(七本)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太宗令群



臣迎楊業

新刻全像按鑑演義北宋志傳卷之十三
 起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己卯歲是歲
 一中原至宋太宗雍熙三年丙戌歲
 小聖感夢取太原 太宗下議征大遼
 去歲牛馬進與呼延贊回奏太宗言楊家父子隨卽部衆來
 降人宗謂八王曰旣楊業將來卿率群臣於中路迎之八王
 卽日率衆臣於白馬驛中等候忽報北地旌旗蔽日塵土遮
 天想必楊家軍馬來到八王聽得引衆人出驛觀望不移時
 前哨報入楊令公軍中道知中國官負驛前迎候令公卽下
 馬前進見兩邊百官衣冠侍立門戶擊鼓相迎八王當先施
 禮曰奉主公宋君之命爲令公遠涉風塵特遣衆臣於中途
 迎候令公初到未知是誰猶有倨色呼延贊恐其失禮乃近
 前言曰此是我主之姪金簡八王也令公大驚便拜伏於路

楊業朝



見太宗

傍八王連忙扶起與令公同入驛舍早已安排下相待酒禮
眾臣齊心殷勤相顧飲酒楊家軍馬駐札於驛營宿了一宵
次日八王與令公並轡而行前到宋營中近臣奏知太宗太
宗下命宣入八王引令公朝見拜伏於帳前稽首請罪太宗
深加慰勞授楊業邊鎮團練使之職統率所部候班師回京
再議陞權業受命而退以帶來軍馬駐于城南按甲不出太
宗下令諸將仍前急攻河東是時劉鈞聞應州反了楊業歸
順大朝驚得神魄飛落寢食俱廢宋齊丘與丁貴等只得嬰
城拒守宋師連攻數日不下潘仁美分遣諸將築長圍攻擊
金鼓之聲達於內外城上矢石交下如雨丁貴等欲捨死抗
敵入見劉鈞乞借兵於大遼以救國難劉鈞允奏遣人尋夜
詣大遼求救不題却說太宗以太原久圍不下親至軍前督
戰益急高懷德呼延贊等分門緊攻城堞皆崩殺傷甚眾太

小聖感夢



教取太原



宗手詔諭漢主出降使者至城下守陣軍不納太宗大怒與
諸將衛士進屯城下列陣於前南北軍對射矢集城上如蠅
毛是夜太宗宿於中營憊几而卧忽聽叫聲云夫人至矣太
宗開眼視之見三四十黃巾力士迎着一乘轎來到頂更有
嬪女從簾中出取過白帖一紙付與太宗太宗問曰卿乃何
人嬪女答曰妾乃河東小聖今獻小計來見我主太宗看紙
上寫着八個字云壬癸之兵可破太原太宗看罷顧那婦人
忽然不見去向野來却是一夢將近五更太宗極召八王楊
光美等入營中道知夢見之事光美曰壬癸屬北方也莫非
教陛下從北門攻打可破太原太宗然其言次日下令諸將
急攻北門是時漢主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先夜劉
鈞夢見一條金龍從北門隨水滾入城盡崩陷驚查來天色
平明忽報宋君隆手詔遣人於城下諭降終保富貴劉鈞見

劉鈞出



城降宋

勢傾亟召集文武議曰吾父子在晉陽二十餘年矣忍得以禍加百姓若不即降必有屠城之恐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群臣聞之無不下淚人報國舅趙遂已開水北門與宋師入城矣劉鈞乃哭入宮中潘仁美當先進城遣人傳旨與漢主宋君寬仁大量並無相輕害之意劉鈞大喜次日鈞賞印綬文籍遣大臣李勣奉表乞降太宗下詔許之車駕進北門城臺設宴奏樂與從臣于臺上酣飲漢主率官屬編衣紗帽待罪臺下太宗賜以襲衣玉帶召使登臺漢主叩頭謝罪太宗曰朕以甲民之師至此豈有加害但放心無憂也漢主謝恩已畢因請車駕入太原府百姓香花燈燭近門而接太宗升堂坐定北漢諸官皆拜降於堂下太宗宣授劉鈞為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仍領河東比得州十縣四十八戶十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如是河東悉定靜軒詠史詩

太宗衆臣



議論征遼

曰 驅兵長入敵人降 聖主驅隨駕兩駱 弔民非為專征計 馬前不信是張堪 太平興國四年太宗下議班師潘仁美進曰河東地控幽州契丹屢為邊患今陛下車駕在此軍士効命可乘破竹之勢平定大遼千載莫大之功也道未罷楊光美進曰河東地定軍士披堅執銳者日久且糧餉不繼陛下且回車駕徐定進取是時衆論紛々太宗未能決起入行宮召八王郭進高懷德一班戰將入議其事八王曰太原之賞未及將帥今又將有大遼之行軍士不堪莫若依光美之議班師回京此為上計也高懷德曰潘招討所論欲建邊方之大計此去幽州咫尺程也若使功成則太平指日而見望陛下從其議太宗意乃決衆人既出次日下命以禮部郎中劉保勳知太原府事

全象北宋

潘仁美兵



攻易州城

劉厚德出



城迎聖駕

分遣諸將及楊家兵望幽州征進正值暮春天氣但見山桃擁錦岸柳拖金時聞村酒出籬香每見墻花沿路吐絲鞭裏穿紅杏之芳林驄馬馳嘶野橋之綠水隨駕心忙嫌路遠征意急恨行遲

大軍一路無詞不日來到易州下寨潘仁美遣人下戰書於城中守易州者遼之刺史劉宇聽知宋兵來到正與牙部郭興議戰守之策忽報宋營遣人下戰書問郭興曰公所見何如興曰據小可之見宋師近日平定河東乘此勝氣來到安能拒之不如遣人前詣軍中察彼動靜獻城納降可保萬全也宇曰此行非公不可興慨然領命逕赴宋營見高懷德端然而坐興心甚恐及入帳懷德問曰大軍臨城汝來見我有何高論興曰天兵如雷霆逆而當者無不齏粉今主將特遣小可來陳乞降之狀以救一城生靈也懷德大喜即引見潘

招討道知其由仁美曰彼既投降當令明日開城迎接軍駕郭興拜辭而去次日與劉宇開城出降迎接太宗車駕入府中駐札凡得兵二萬糧草一十五萬駿馬六百匹太宗封劉宇官職如舊下令進取涿州守涿州者遼判官劉厚德已知宋兵下了易州召部下商議部署詹廷珪進曰宋主仁明英武統一有機不如開城迎降以圖富貴厚德聞言即遣人於宋營中乞降仁美得報次日護軍駕進涿州厚德拜於堂下請罪太宗撫而納之是時太宗軍馬出師二十餘日平定二州後人有詩贊曰

干戈一指入遼封

敵將開城節使通

聖主威風千里遠

黎民爭應道途中

消息傳入幽州蕭太后大驚亟聚文武商議左相蕭天祐出奏曰娘不勞驚慮臣舉二人可敵宋兵蕭后問曰卿舉誰

呼延贊戰



耶律奚底

人天祐曰大將耶律奚底耶律沙智勇足備若使部兵迎敵必能成功蕭后允奏即令耶律休哥為監軍耶律奚底與耶律沙為正副先鋒統領五萬精兵前行休哥等得命部兵出城南札營旗鼓相接兵勢甚盛哨馬報入潘招討軍中仁美集諸將議戰呼延贊曰小將先見一陣以挫遼兵之威仁美允之付與步軍八千而去高懷德曰小將前徃相助共建功勳仁美亦與馬軍八千懷德引軍去了分遣已定次日詔罷三通幽州城南遼將耶律奚底全身披掛躍馬出陣宋將呼延贊橫鎗勒馬立于門旗之下問曰來者何人耶律奚底怒答曰蕭娘也駕下大將耶律奚底也替罵曰遼蛮匹夫敢來爭鋒耶即躍馬舉鎗直取奚底也綽斧迎戰兩下吶喊二將戰上數合不分勝敗番將耶律沙一騎飛出雙敵呼延贊呼延贊力戰二將不退忽宋軍中鑿鈴響處高懷德縱騎當

太宗下令



親自督戰

先舞鎗抵住耶律沙交鋒四匹馬踏動征塵南北軍箭矢交射從早晨戰至日午勝敗未決兩下互有相傷呼延贊揚聲曰馬力已乏明日再戰乃各收軍還營
高懷德幽州大戰 宋太宗班師還汴
贊與懷德歸至營中道知遼將英雄未決勝負仁美曰耶律沙乃遼之驍將汝等當慎而戰之贊等退出仁美入奏太宗道知遼兵勢銳今日之戰不能取勝太宗曰朕須親臨戰陣與番將決一雌雄八王進曰陛下當自保重與諸將出力不必親犯矢石也太宗不從次日竟下命督諸將來戰却說耶律休哥正與眾將議敵宋兵之計哨報宋將領營而來要與元師決一勝負休哥聞報謂耶律沙曰大將耶律學古屯守燕地正扼宋師之後可令其出兵襲其後陣吾與諸將分左右豈攻之破宋兵必矣耶律沙曰此計雖妙宋兵亦不可輕

高懷德



戰耶律沙

視耶律休哥遣人道知學古去了，即與諸將整兵于高粱河。列開陣勢，望見宋兵漫川塞野而來，前鋒呼延贊跑馬出陣，高叫：「將勇者來！」聞道聲未了，北陣中耶律沙橫刀而出，履聲嗚道：「宋將速退，免受擒戮！」呼延贊挺鎗直取耶律沙，耶律沙輪刀來迎，兩馬相交，連戰數合，不分勝負。北將耶律奚底飛騎舞斧從傍攻入，高懷德一馬當先抵住，兩下金鼓齊鳴，旌旗亂滾，四將應戰之間，忽宋之陣後數聲砲響，如山崩海湧之勢。遂將耶律學古部勁卒衝擊而來，宋兵正不知何處，軍馬先自潰亂，陣腳團結不住。耶律休哥在將臺上望見宋陣已動，出一支生力軍馬直衝其中，太宗急下令諸將護駕。潘仁美聞此消息，驟馬拚死來戰，正遇耶律休哥兵到交馬，只一合，將仁美截于馬下。郭進看見一騎搶出救之，而還是時連營去遠，諸將逢着敵手，戰之未下，及聞太宗有難，乃各

延昭刺死



遼將救主

拋棄來救太宗，已而馬殺出圍中，落荒望汾壩逃走，被耶律休哥部將兀環奴兀里奚二驍乘勢追逼南營。楊業看見，願諸子曰：「主上有難，何不救之？」楊延昭匹馬當先，喝聲遠震，謾來兀環奴激怒，輪刀與延昭交戰，不兩合，延昭一鎗刺落馬下。殺敵追兵，見太宗立地于壩上，延昭曰：「陛下之馬何在？」太宗曰：「已被亂矢所傷。」延昭曰：「可急乘吾馬，臣步戰。」殺出太宗，恐延昭無馬不能勝敵，乃曰：「卿當乘馬而戰，吾只步隨。」延昭曰：「敵兵來得多矣，陛下速上馬，寧可傷臣，不可失君。」正在危急之際，適楊七郎單騎殺入，見延昭曰：「宋兵戰陣已亂，哥也何不急保主上而走？」延昭曰：「汝以所乘與陛下騎，吾當先殺出。」七郎即扶太宗上馬，延昭怒聲如雷，突出重圍，正被兀里奚眾軍攔住，延昭手起一鎗，刺死兀里奚。遶過西營，北番兵矢石交下，延昭透不得重圍，恰遇楊業、高懷德、呼延贊三將

太宗下詔



衝潰殺來救出太宗走奔定州此處可見楊延昭之勇後人有詩贊之

斬堅八陣救君王 敵將爭迎致滅亡
未入中朝先建勅 將軍名望至今香

班師還汴

潘仁美收集殘軍但見屍首相疊血流滿野宋兵折去八九萬喪其資械不可勝計於是易涿州復歸大遼矣耶律休哥已獲全勝乃收軍還幽州不題却說太宗走入定州衆將陸續都到八王等進前拜賀帝曰今日若非楊業父子力戰朕幾一命難保八王曰陛下百靈之助賊將自不能傷自今亦當保重不宜冒於險地設使諸將一時不及救應誰爲陛下計哉太宗然其言即召楊業入帳中賞其段帛二十四黃金四十兩因謂之曰權以此與卿爲相信之禮也候在班師再議報功楊業拜受命而出八王奏曰運餉不給軍士凋喪

太宗賜宴



乞陛下班師還京以慰臣民之望太宗從其議即日下詔班師以潘仁美爲前隊楊業爲中隊其諸將各以所部護軍駕在後旨令既下諸將準備起發望汴京而還有詩爲証

澤國江山入戰圖 生民何計樂樵蘇
憑君莫話封侯印 一將功成萬骨枯

群臣歡飲

大軍一路無詞不日到汴京群臣文武朝見畢太宗曰朕以幽州之辱當懸胆以報其恨汝衆臣各陳所見爲朕熟籌之司徒趙普與叅知政事賈餗郭贊等奏曰陛下以甲兵之利府庫之富何患醜賊不滅哉但以軍士圍太原已久傷痍未復雖待秋高馬肥蓄威養銳徐圖進取未爲晚矣太宗從其議下命宴征太原將士於崇元殿是日君臣盡歡而罷次日降勅封楊業爲代州刺史兼兵馬元帥之職其長子以下具封代州團練使居第於金水河邊無佞宅賜賞甚厚群臣奏

楊業上表



代子辭官



領兵伐宋

以楊業未立大功封賜過重太宗曰朕以信義處人豈可失於君臣之間竟下其命楊業後上表辭其眾子之職表曰

臣楊業稽首拜言切謂聖明在上萬物同春臣僻生邊鄙賦性庸率文不能立國武不能定亂蒙陛下覆載之仁浩量之德賜第宅於金水之河授勅命於代州之任於此弘恩使臣雖碎骨損身莫能効命於萬一日夜懷懼惟思報本臣愚蠢之子未建寸簡於朝廷而皆得團練使之職恩命既下中外駭焉臣何敢當乞陛下以賞罰為慎追還眾子之誥使臣得免濫受之罪以圖盡職殫思致命不勝幸甚

太宗覽表降旨准其所請楊業謝恩而退是時邊境暫息烽火無警太宗日與群臣在官中講論治道計議藩鎮將帥或陞或調皆得其宜話分兩頭却說耶律休哥自勝宋師以歸

頗有張大之志蕭后其倚為重正值蕭后設宴待文武酣飲耶律休哥進曰往者以娘上福陰出軍迎敵宋師臣仗諸將用命殺之敗衄而去今臣欲乘中國走歸之後人懷內俱臣願領精兵直擣汴京以報圍幽州之辱乞娘上允臣所請蕭后曰以卿所論誠忠言也只恐中國人強馬壯未可進取燕王韓匡嗣曰臣願與耶律將軍同出兵伐宋審機而進自有成勳蕭后依奏降旨以韓匡嗣為監軍耶律休哥為救應耶律沙為先鋒率精兵十萬伐宋匡嗣等受命即日兵出幽州望遂城進發時值九月天氣但見

寒風落葉秋容淡

鴻鴈聲悲旅思中

遼兵進發數日始至遂城西北五里下寨守遂城者宋將劉延翰聽得大遼兵至與副將崔彥進李漢瑄等議曰遼將以王上敗衄而去今乘銳氣特來圍城將何以退之彥進曰若

劉廷翰詐



開城迎降

與之戰勝敗不可知當用詭計監起降旗誘敵人入內攻之一鼓而成功也廷翰曰此計甚妙惟恐其有疑不納我等降漢瓊曰先以糧餉進之彼見我情之真決無不納廷翰大喜即遣人入燕營中道知請降之事韓匡嗣曰汝主來降將何為信差人曰先獻錢糧與元帥充軍餉之用然後率眾納款匡嗣信而允之耶律休哥進曰宋軍氣勢不弱今未交鋒而請降此誘我之計也元帥宜整軍待之勿信其言匡嗣曰彼以糧餉與我豈有不真遂不聽休哥之諫次日兵泊城下廷翰得差人回報之語即整點軍馬令崔彥進率馬軍一萬屯城東門待遼兵入城後砍破其營彥進領兵去了又喚李漢瓊部步軍一萬屯城西門敵人若到放下閘橋乘勢擒之漢瓊亦領命而行廷翰分遣已定自率勁卒密開南門作救應之兵

李漢瓊劈



雄武落馬

却說韓匡嗣遣人緝探動靜回報宋人大開西門並無隻騎來往匡嗣不信自率輕兵來看首先進入城墜吊橋裝點齊備燕護騎尉劉雄武進前諫曰元帥不可輕入適望城中隱隱似刀兵之狀若不亟退適其計矣匡嗣猛省曰汝之言是也即令後軍慢進忽門開逸數聲砲響如天番地塌之勢李漢瓊引步軍抽起壕溝當先殺出韓匡嗣大驚勒馬使走漢瓊提刀追來遼將劉雄武奪勇迎敵二騎相交戰不兩合被漢瓊一刀劈於馬下宋兵統進遼兵大敗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耶律沙一騎保匡嗣殺向舊營崔彥進引馬軍斬堅而入正遇耶律沙交鋒耶律沙見宋兵勢大不敢戀戰拚死為匡嗣奪圍走奔易州彥進掩兵追擊遼師拔營而逃遺棄輜重殆盡劉廷翰從城南遠進與彥進等合兵追趕獨耶律

李漢瓊智勝登將

楊令公大破遼兵

韓匡嗣敗



見蕭太后

休哥以中軍力戰不退廷翰乃收軍還城休哥引殘騎回見匡嗣道知宋兵之盛可亟轉幽州再作商議匡嗣憂懼無計只得率眾歸奏蕭后說敗兵折將之由蕭后亟召耶律休哥問曰出師未逢大敵便致喪敗休哥以宋人用詐計相誘奏知后曰軍中有汝在何不參其機休哥曰臣亦曾諫諛遭奸計也后大怒欲斬韓匡嗣以正軍法耶律沙等力勸曰匡嗣之罪本有念其先帝之臣乞娘七赦之后怒乃息削其官職賜退乃再下旨着耶律休哥為主帥耶律斜軫為監軍共統十萬精兵伐宋報仇旨令既下休哥等克日出師征進哨馬報入遂城劉廷翰集諸將議曰遼兵乘銳而來要汝我死守只宜堅守一面遣人申報朝廷待救兵一至而後議戰衆人然其議各分門而守按甲不出是時汴京已有邊報奏入言宋遼鏖兵不出師大勝君臣正在議論問忽奏遼兵再犯遂

楊業領旨



征討大遼

城乞發援兵相濟太宗聞奏謂眾臣曰遂城乃燕幽之咽喉遼兵既出勢所必爭若使遂城有失則澤潞二州亦不可守誰能領兵救之楊光美進曰楊業父子常欲立功於陛下若委之此任破燕師必矣太宗依其議即授楊業幽州兵馬使部兵五萬前救遂城業得命歡然而行令長子楊延朗監領餘軍自率延德延昭克日兵離汴京望遂城進發來到赤岡下寨隔遂城不遠先遣人報知城中劉廷翰知是楊業來救大喜召諸將議曰楊業世之虎將此來遼兵非其敵也汝等但整飾器械相應彥進等各去準備不題却說楊業部父子之兵於平原曠野排開陣勢忽見一彪軍旌旗蔽日塵土暗天楊業出陣視之一員大將唇青面黑耳大眼曠乃耶律沙橫刀勒馬進前曰來將是誰先報姓名楊業笑曰無端逆賊妄生邊釁今日救死且不暇尚敢問吾大名哉耶律沙頓謂

楊延德劈



軍中曰誰先出馬挫宋師一陣道未罷騎將劉黑達應聲而出縱馬舞刀直取楊業楊業正待親戰五郎楊延德一騎飛出輪斧抵住交鋒兩下吶喊二將鏖戰不兩合延德奮個破綻轉馬繞戰而走黑達要建首功驟騎追來馬尾相接延德綽起利斧回馬當面劈落黑達連頭帶盔撞翻馬下而死番將耶律勝縱騎提刀要來報仇楊延昭挺鎗迎戰兩馬相交延昭手起一鎗將耶律勝刺落塵埃正是

陣上番官

征傷宋將顯威雄

黑達落馬

楊業見二子戰勝驅動後軍衝入北陣耶律沙舞刀力戰不能抵敵跑馬望中軍逃走楊業一騎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番兵大亂死者無數劉黑達開城西門引兵抄出耶律斜軫拔寨走奔瓦橋關延翰與業合兵進擊殺得番兵屍首相疊血流成河奪其輜重衣甲極多楊業既獲全勝駐帥遂城

楊業關中



審視地理

之南與諸將議曰遼將走據瓦橋關乘此銳氣勦滅番兵而回廷翰曰耶律休哥智勇之將今既遠遁元帥暫息兵於遂城審机而進業曰兵貴先聲使敵人不暇為謀此取勝之道也公等勿慮只管進兵諸將得令楊旗鼓譟直殺奔瓦橋關列陣於黑水東南兵勢甚盛是時耶律休哥等聽知峯師長驅而來與斜軫議曰楊家父子直勁敵殺我眾如斬瓜切菜無人敢當今來攻瓦橋關只可據守不可與戰待彼糧食將盡而後戰之可雪其耻矣斜軫然其議令諸將堅守關口按甲不出宋師乘力攻擊關上矢石交下人不能近惟遠嘍圍而已一連攻擊十數日不能成功楊業親引數十騎出關前審視地理遠望靠左一帶盡是草岡乃遼將屯糧之所右邊通黑水番兵皆據岸而營楊業看了一遭入軍中召劉廷翰議曰賊兵堅守不出其志將待我食盡而為攻襲之計乘

宋軍暗



渡黑水

耶律高大



戰劉廷翰

全宋七宋志傳

今十月天氣北風夜作閔左草木焦乾若用火攻之可取此
閔也廷翰曰公之論與小將暗合惟慮耶律休哥測破業
曰吾自有智伏之即令軍人捉得鄉老來問之曰瓦橋關左
側有小路可入否鄉老曰止有一條樵路人馬不堪行只今
邊兵用木石塞斷其處難以通透令公聽罷以酒食賜鄉老
而去台過廷德謂曰汝引步軍五千卸去戎裝密七偷出樵
路人各帶火具候在交兵之際即便舉起廷德領計去了又
喚延昭入曰汝帶五千馬軍乘黃昏直渡黑水敵賊必出兵
半渡來擊便復登岸而走吾自有兵接應延昭亦領計而去
業與廷翰議曰公與崔彥進率所部待我兒退走沿岸接戰
敵兵彼見閔後火起必先荒亂可獲全勝廷翰慨然而行揚
業分遣已定自引中軍在高處瞭望却說耶律斜軫見宋兵
攻閔不下日與眾將談論飲酒遣人緝探宋師動靜回報宋

軍將渡黑水暗襲燕城斜軫笑曰人言楊家善用兵徒有虛
名矣因遣耶律高部精兵五千拒岸而守乘其半渡逆擊之
可破其眾耶律高領兵去了又遣耶律沙韓暹部兵一萬襲
宋壘營分撥已定自與休哥等整兵接應將近黃昏楊延昭
引兵直趨黑水眾人各携土囊從下流而渡未過一半耶律
高率精兵乘勢殺來延昭軍馬後奔回南岸遼將已渡過水
與延昭交鋒延昭且戰且走俄而信砲響亮兩岸箭弩如雨
劉廷翰等斬堅而入正迎着耶律高交鋒耶律沙與韓暹二
騎衝突宋營喊聲如雷奪勇而進楊延德步兵已偷過樵徑
聽得閔前金鼓不絕知是兵交令部下點起火具正值夜風
驟起火勢迸發一時間滿天皆紅番兵守糧者各自奔潰耶
律高見閔後火起急殺回原路被廷翰趕近前斬落水中共
及耶律沙已知中計復引兵來救楊延昭劉廷翰等合兵進

全宋七宋志傳

耶律休哥



擊遼兵大敗各拋戈棄甲逃生楊延德引兵從關後攻出耶律休哥保斜軫殺奔薊州宋師遂乘勢奪了瓦橋關天猶未明糧草正着殺死番兵無算次日平明諸將各上其功楊崇曰乘此破竹之勢數節之後迎刃而解可進兵圍燕城廷翰曰令公勝銳已振遼將已皆膽落且糧餉不繼未可深入敵境令公然其言遂駐師於瓦橋關却說耶律斜軫又敗一陣憤怒與眾將整兵特來決一死戰休哥進曰勝敗乃兵家常事元帥不必深耻可奏知娘也出兵來應可破宋師也斜軫從其言即差人來奏蕭后說屢敗於宋師之由蕭后問奏驚問曰宋師是誰用兵能如此勝敵來軍奏道河東山后楊崇也后曰人號楊無敵名不虛矣即遣大將耶律奚底率兵五萬救之奚底得旨即日兵出幽州不題

擒將士趙普辭官

宴群臣宋琪賦詩

太宗議



哨馬報入楊崇軍中崇與眾將議曰既遼兵復出且緩其戰待我捷報朝廷糧餉充足雖定燕幽然後班師廷翰等然其議崇即遣團練使蔡岳歸奏太宗道知連勝遼兵大軍直進燕幽太宗聞奏大悅因問遼之消息如何岳曰遼將不勝其屛益兵來戰楊主帥屯札瓦橋關近因糧食不充未敢進兵特遣臣趕闕奏知太宗與群臣商議欲親征大遼樞密使張齊賢上疏奏曰

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吞燕幽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因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自逸以處寧我致人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

征大遼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太宗

楊業得勝



班師回汴

趙普辭



帝歸鄉

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內安以養外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安在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

疏上太宗以示趙普上奏曰齊賢所陳當今之急務也乞陛下台還楊業之兵勅帥將嚴設邊備則幽燕不能為中國患矣太宗允其議即日下詔遣使台還伐遼之師不題

宋史斷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幽燕在所當取豈獨齊賢不知雖是趙普田錫王禹偁幾人亦不之知也蓋幽燕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時太宗特未有其機耳

却說楊業在關中得聖旨來到與諸將議曰朝廷既有班師之命可將其眾分作前後而行以防北兵追襲延德進曰所難得者机也夫人連勝遼敵尚緩十數日之程直搗幽薊取其地輿而歸以報朝廷知遇厚恩業曰吾亦有足志矣奈何命既下若不還軍反有違抗之罪縱建微功亦不足償延德乃不敢言次日令劉廷翰等固守遂城自率所部離了瓦橋關望汴京而回靜軒詠史詩曰

功在垂成詔即行 堪嗟机会竟難憑
陳家谷口忠勤念 千古令人恨不平

楊業既至京都朝見太宗太宗深加撫慰賜賞甚厚因令設宴犒賞征遼將士君臣盡歡而散次日趙普辭罷丞相之職帝曰朕與卿自有衣知遇朝廷賴卿扶持何以辭職普曰臣且老邁不能理繁乞陛下憐臣枯朽之軀允解政事則死生

太宗設宴



餞趙普行

而骨肉矣太宗見其懇切遂允其請罷趙普為武勝軍節度使普拜受命即日辭行帝於長春殿賜宴餞行酒至半酣帝於席中謂普曰此行只遂卿之志遇有急事商議卿聞命之日當即隨使而來勿負朕望普離席領命帝有眷戀之意親作詩以送之曰

忠勤王室展弘謨

政事朝堂賴秉扶

解戰暫酌卿所志

休教一念遠皇都

普奉詩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於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太宗聞其言亦為之動容君臣各散趙普至中書省辭班崇宋琪等因道主上之恩不勝感慕琪曰主上以公極知之愛而有眷戀之情此去不久當復召也普取執御詩涕泣曰此生餘年無由上報惟願來世得効犬馬之力琪慰撫甚至送之而出普徑赴武勝不題翌日太宗設朝群臣朝見帝謂群

陳搏朝



見太宗

臣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謝不欲勞以庶務擇善地以處之因賜詩以導其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墜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與臣道知陛下之恩且言來生願効犬馬之力今復聞陛下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帝然之以宋琪李昉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叅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同簽署樞密院事冠準為樞密直學士琪等拜受命而退是歲改元為雍熙元年冬十月遣使召華山隱士陳搏赴京搏得詔隨使臣朝見太宗待之甚厚謂宰臣曰搏獨善其身不干一利所謂方外之士也乃遣中使內官送搏至中書省宋琪等延接慇懃坐中從容問曰先生學得玄默脩養之道亦可以教人乎搏荅曰小道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煉丹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昇天亦何益於世今主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傳達古今深究

太宗賜宴



與民同樂

太宗宴群



臣于後苑

全像北宋志傳

治乱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是君臣協心同德與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琪深服其言次日奏對以陳搏所語道知太宗詔賜號希夷先生親書華山石室四字贈之放還華山搏再拜受命即日辭帝而出自回華山不題

按陳搏亳州真源人嘗舉唐長興中進士不第遂不復官祿以山水為樂因服氣辟穀日飲數盃而已歷二十餘年乃隱華山雲臺觀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故俗人有大睡三千小睡八百之語也

却說太宗以邊境寧靜欲與臣民同享太平之盛因下詔賜京師百姓飲酒三日其詔曰

王者賜酺推恩與眾共樂所以表昇平之盛事契億兆之歡心累朝以來此事久廢蓋逢多故莫舉舊章今四海會同萬民康泰嚴禋始異慶澤均行宜令士庶共慶休明可

賜酺三日

詔旨既下京都士民無不歡躍至期太宗親自與群臣登丹鳳樓觀士民樂飲自樓前至朱雀門設樂音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令開封諸縣及諸軍樂所人排列于通路音樂齊奏觀者滿城富貴無比後人有詩斷曰

烽火煙消鎮節安

君臣作樂夜深闌

幽遼未下中原患

忘却當時保治難

時雍熙二年春二月也次日太宗宴群臣于後苑台宰相近臣賜酒賞花謂之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宴群臣賦詩賞花玉音既下一人進曰小臣不才願承命賦詩乃平章事宋琪也即拂花箋後筆立書七言八句以進其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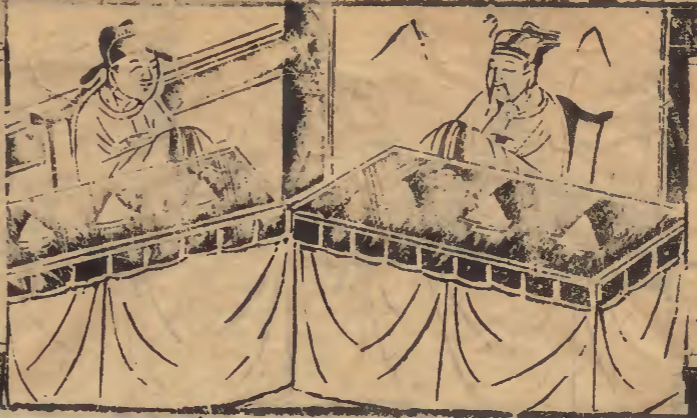
聖主飛龍俗美純

乾坤總是一般春

十三

十六

宋琪筵



中進詩

廷美後



苑騎射

四方風澤披休教 萬國懷來慕至仁

浩浩舜恩邦盡戴 魏七湯惠仕皆親

微臣有愧無能補 鼓舞昇平沐化新

太宗覽詩大悅命取玉觴賜酒李昉繼進一首曰

侍班上聖凝旒踈 融照昭然德意孚

飽暖四方咸底定 供輸百姓自無虞

仰風琛貢未壘貊 披澤謳歌沸道途

際遇太平何以報 鳳麟為瑞有珎符

恭知政事呂蒙正亦進一律曰

恩敷喜動萬方民 御極龍飛際聖人

凝瑞天將休運攸 嘉祥日送好音頻

均沾有域皆懷德 一視無邦不遂臣

盛世願膺儒館頌 德音榮對至堦春

帝覽罷二詩乃曰李平章之詩詞語優游太平氣象也呂蒙正詩語清高忠勤度量一人之詩皆可為法視宋平章氣魄自與二人不同而清麗可愛因令中官將三人之詩勒於賞花亭以記君臣相樂之情中官承命而去太宗曰國家雖值暫安而武事不可怠荒大遼未平朕日夕為憂當令在席武臣及諸王走馬射箭以較武藝宋琪曰陛下所慮甚遠社稷之福也帝即令軍校於後苑隙地立起箭檠離百步為界武官分為兩隊諸王穿紅將帥穿綠詔旨既下各帶雕弓長箭跨鞍立馬聽候帝傳令曰能有射中紅心者賞其駿馬錦袍射不中者降出藩鎮調用道聲未罷紅袍隊裡一人驟馬持弓而出眾視之乃秦王廷美也勒勳其騎齊弓架箭指定紅心矢去正中其處看者暗稱奇廷美射中紅心竟跳下馬于太宗御前請命太宗悅曰姪之射法真可禦侮遂賜其馬

曹彬箭



中紅心

耶律休哥



領兵伐宋

全宋史卷之...

與袍廷美謝恩而退忽穿綠班中一將湧身而出小將亦願
射箭以較精巧乃是大將曹彬縱騎執弓拈弦架箭一矢正
透紅心觀者無不贊羨曹彬亦下馬拜伏於御前太宗深加
撫勞賜馬袍而退是日君臣盡歡而散秦王等既出後苑暮
過楚王元佐門首樂聲透于堂中王問左右曰是誰夜過府
門而樂音透澈左右曰今日聖上宴文武於後苑諸王武臣
皆較射為樂適秦王射勝賞馬袍而出經過門首送從之樂
音也元佐怒曰他人皆得侍上宴賞我獨不在是棄我也因
發憤飲酒至夜深放火焚其宮室城中大驚軍官一時救滅
次日太宗知其由下詔廢元佐為庶人遷於均州安置旨令
已下元佐懷慚無及帶從人徑赴均州不題

曹彬部兵征大遼

懷亮戰死岐溝關

却說耶律休哥等以宋師既退欲報遂城之耻未得機會每

遣人入汴京緝訪回報中國日以賞翫為樂君臣酣飲而已
休哥聞此消息入奏蕭后曰臣以出師未得其利致敗衄之
罪誠該萬死且臣職在戎伍近聞中國君臣縱佚欲之樂不
修國政今將部兵直搗汴京定其疆界庶報前日之耻后聞
奏乃曰卿連年出師失利而還宋之天下未可即圖須待徐
議進取耶律沙又奏曰難得者機會易失者時月乘其中國
無備一舉可以成功蕭后見眾臣意向乃下旨以耶律休哥
為益軍耶律沙為先鋒其下將士各依調遣休哥得旨即日
辭蕭后率精兵十萬由朔雲葑州征進消息傳入汴京太宗
聞知怒曰醜羯奴恣生邊釁朕當親征以擒之因下詔示知
宋琪等奏曰遼眾犯邊即臣雲集何勞陛下親冒矢石以損
威重乎只須遣大將禦之足矣帝意未決張齊賢亦力諫若
使車駕再動則百姓勞苦乞陛下念之帝允奏乃以曹彬為

曹彬等領



幽州道行營前馬步軍水陸都部署以招討使潘仁美呼延贊高懷德等副之率兵十五萬征討大遼曹彬等得命分遣諸將克日入辭太宗太宗謂曰潘仁美但先趣雲朔御寺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且宜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彬等受命而出大軍離了汴京潘仁美高懷德率兵五萬由寰州征進曹彬呼延贊等由新城進發正值暮春天氣但見

路上殘花隨馬足

原中飛絮點征衫

旨取幽州

且說曹彬部大眾來到新城五里下寨守新城遼將賀斯聽得宋兵來到即引騎出城迎敵兩陣對圓曹彬全身慣帶立于門旗之下謂遼將曰吾主上仁明英武統一天下何不速降以圖富貴賀斯怒曰汝無故兵入吾境羸泔手中刀即便迎降彬願謂諸將曰誰能以擒此賊一將應聲而出乃呼延

呼延贊刺



賀斯落馬

贊挺鎗躍馬直取賀斯也縱騎舞刀來迎兩下吶喊二將戰上數合賀斯力怯撥回馬便走呼延贊奮勇追近前一鎗刺落馬下遼兵遂潰曹彬驅動後軍乘勢取了新城次日兵進飛狐嶺守將呂行德聽知宋兵已至與招安使大鵬翼等議曰宋軍勢大難以迎敵不如解甲投降庶免軍士之苦鵬翼等曰宋兵遠來疲乏正好破之何如便說迎降遂率所部軍馬迎敵遠見宋兵漫川塞野而進鵬翼令軍士射住陣腳當先出馬大罵宋兵宋陣中呼延贊挺鎗出戰鵬翼輪斧來迎兩馬相交二將戰上數合贊佯輸走入陣中鵬翼驟騎趕來贊較其漸近大喝一聲鵬翼措手不及被贊捉于馬上宋師湧進賊兵降者無數曹彬將鵬翼斬于城下號令次日呂行德舉關迎降宋師又下飛狐長驅進圍靈丘守靈丘遼將胡達引兵迎戰宋將呼延贊躍馬厲聲出口來將速下馬接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遼史卷一百一十五

延贊胡達



兩騎交鋒

耶律休哥



議敵宋兵

降免受誅戮不然視前者為例達怒曰猖狂匹夫擒汝以獻
蕭后卽輪刀直奔宋陣呼延贊舉鎗交還一將戰上數合不
分勝負贊曰此賊且有勇力雖以智勝之卽勒回馬遶陣而
走胡達拍馬追之轉過東壁贊按下長鎗掣出金鞭敵將追
騎已到金鞭打落胡達死於非命曹彬驅軍掩擊賊兵大敗
遂襲了靈丘得其降卒五千人牛馬輜重無算曹彬謂贊曰
近來之戰將軍功勳居多吾固不如也贊曰皆出元帥之妙
算小將何功之有彬大服其量因遣人報捷於太宗太宗驚
曰彼安得進兵於是之速耶乃遣使詣靈丘令彬待仁美之
衆同進兵庶能克敵曹彬得旨正在沉吟之間忽報潘格討
大軍已出雄州特來與元帥相會彬大喜卽遣騎軍迎候翌
日仁美來到靈丘入見曹彬道知巴克蒙胡等州降其刺史
趙彥章節度副使趙希贊等十數人彬曰此皆出於招討制

勝之功矣且主上有旨候在齊發今當整兵前進仁美然其
言卽日大軍望涿州而行却說耶律休哥等兵屯雲州聽得
宋師已進涿州下令衆軍亟進於涿州城南下寨與宋營只
爭五里之遠休哥召耶律沙入謂曰宋師深入吾地勢必跋
涉汝引馬軍二萬屯于城南堅壁而守候其用力稍竭出勁
兵襲之耶律沙依令去了又謂華勝曰汝以步兵一萬屯靈
兵險設伏林中以絕宋之糧道華勝亦領計而行休哥分遣
已定夜則令輕騎入宋宮掠其魚弱晝則以精銳張其聲勢
是時曹彬督諸將于城下搦戰遼兵按營不出宋兵望見遼
師精銳不敢輕進夜間不勝其擾一連駐了十數日軍中糧
餉不繼遣人打探回報曰近日糧草屢被遼兵所掠不能前
進曹彬大驚與仁美等議曰吾衆深入敵境糧食不繼倘被
遼師洩知出兵來襲是自取其敗也不如撤圍退雄州以待

懷德出馬



大罵遼賊

高懷德大

戰耶律奚



運餉充足再議進取仁美然其言即下令將軍馬退入雄州遣人入汴奏知以援餽餉太宗聞奏大驚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曹彬等引兵沿白潘河而進使者得命逕詣雄州見彬傳示勅命彬等聞命與諸將商議進兵潘仁美曰賊勢方銳且地理不熟莫若據雄州待之為上計也高懷德進曰若逗遛不行使敵人知吾糧書乘虛來襲友為失計不如先聲而進或可得志彬見眾論紛紛不得已乃下令軍士各裹糧帶食而進將近涿州耶律休哥聽得宋師驟至令人道知耶律沙等乘虛出兵又遣耶律訥部兵一萬埋伏巢林待敵休哥分遣已定自與耶律奚底引勁卒出岐溝河迎戰將近日午宋師行了一日一夜且兼暑月人馬飢渴恰遇耶律休哥軍馬一齊擺開威勢甚壯宋師頗有畏怯高懷德首先出馬大罵遼賊遂降饒汝一死耶律奚底激怒縱騎舞斧直取懷德舉鎗來戰兩馬相交奚底撥馬便走懷德引騎追之曹彬催動中堅而進耶律休哥接住交戰且戰且走宋師已入關口忽巢林一聲砲響耶律訥伏兵齊起將宋師衝作兩截曹彬見有伏兵大驚跑馬便回番兵萬弩競發彬所坐馬已中流矢而倒正在危急間呼延贊一騎衝到急叫曰主將可隨吾殺出贊在前彬在後擠死殺透重圍時耶律沙之兵抄入潘仁美南營將仁美圍在垓心高懷德力戰不退贊保彬殺回本陣見南方殺氣連天謂彬曰必是宋師遭圍吾往救之矣即勒馬而進正遇仁美頭盔盡落走來贊殺散追兵保仁美而回懷亮與耶律沙大戰後面無接應軍馬被耶律沙趕到關谷一刀斬之比及高懷德衝圍來救耶律休哥揮動遼兵追殺懷德血映袍鎧徒騎斃折殆盡耶律訥部兵又到箭如飛蝗懷德臂

全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懷德戰敗



自刎而亡

曹彬上奏



辭歸鄉

中巨弩拔矢洒血復戰手斬蕃兵數十人見勢危迫料不能脫乃思曰吾為中國大將莫被敵兵所辱遂馬上自刎而亡可憐高懷德兄弟二人竟死於難靜軒讀史至此有詩嘆曰

血戰當年報主忠

斬堅入陣幾千重

英雄功勳今何在

回首沉吟夕照中

耶律休哥等合兵一處乘勢追趕又值暑雨暴下宋師無後行伍呼延贊保着曹彬潘仁美等走到馬河聞後軍報道高懷德懷亮戰死陣中彬等不勝哀感忽聽戰砲連天耶律休哥追兵殺來曹彬不敢停留連夜渡河而走遼兵已追及殺死及溺河中者不計其數休哥等以宋師已渡河去乃收軍還營次日河中浮屍蔽滿水亦為之不流岐溝關下委棄盔甲輜重積如山曹彬等退保新城計點將士折去六萬餘人遣人入汴上表請罪太宗聞奏大驚曰此是寡人重事不

過之過矣即下詔遣使召曹彬等班師使臣領直至新城宣知曹彬得旨以副將米信守新城自與大隊回汴京朝見太宗伏於階下請罪太宗慰之曰不知地勢遭敵兵所算卿等今後當以是為戒彬謝恩而退帝下詔令呼延贊屯定州出重進屯靈丘以防大遼兵入贊等領命而去不在話下曹彬自以出師無功悶上不悅因上表力辭解兵柄之任太宗允奏乃降彬為房州刺史又追念高懷德之功官其二子高麟高鳳為代州團練使之職曹彬既受命即日赴房州而去自是閉門讀書不與人事相接却說耶律休哥大勝宋師遣人奏捷於蕭后且請欲舉兵南下蕭后得報大悅因遣使詣承州道知以候秋高馬肥進兵休哥等得旨乃按兵不行邊報傳入汴京道知遼兵留鎮雲州將為再寇之計太宗與群臣商議拒禦之策八王奏曰大遼兵勢頗振陛下只須勅邊將

太宗下詔



往五臺山

淵平得旨

脩理戰具隨機勦捕使敵人疲於奔命邊患自息矣太宗允
奏卽下詔道知近邊師臣不題一日太宗坐朝元殿與侍臣
議曰先帝在日於五臺山許下香愿未酬臨逝之際囑朕親
往還之今值國事少息將備法駕一行卿等當爲朕主理玉
音既下寇準出奏曰先帝雖有此命然事當急其本而緩其
末近來中國與大遼兵革連年士馬不寧五臺山實乃遼之
限界即律休哥擁重兵在雲朔等州倘陛下車駕一動敵人
窺知張勢來阻我衆那時誰爲陛下計哉寧可遲緩數年候
在邊境安息還之未晚太宗半晌未應潘仁美奏曰臣舉一
人保陛下前往萬無一失太宗問所保是誰仁美曰代州刺史
楊業長子楊淵平此人文武兼足敵人所畏慎若護車駕
一行猶如泰山之安太宗大悅遂下詔以楊淵平爲護駕大
將軍帶禁軍二萬前往五臺山淵平得旨准備戎伍俟候不
日太宗車駕離汴京三軍迤邐望太原進發時值初秋天氣
但見

落葉蕭蕭風乍冷

鴈聲悲切客情中

准備戎伍

新刻全像按鑑演義北宋志傳十三卷終

宋太宗駕幸五臺山

宋太宗駕



幸五臺山

新刻全像按鑑演義北宋志傳卷之十四

起宋太宗雍熙四年丁亥歲
至宋太宗淳化二年辛卯歲
首尾凡五年事實

太宗駕幸五臺山
淵平戰死幽州城

却說太宗車駕既離汴京夜住曉行不數日來到五臺山寺
僧智聰率眾人迎接於龍津驛車駕來到寺門外太宗同百
官進入方丈中龍椅坐定文武侍於兩班帝因下命着儀司
官贊過香禮與寺僧排列於供佛案前齊俗群臣隨帝詣佛
殿中寺僧敲鍾撞鼓太宗下拜禱曰朕以此來一為先帝之
愿今特賽還二者為生民皆臻太平三者仍願皇圖鞏固帝
祝罷王與僧宣讀誥文畢是夕太宗宿齋於元和宮次日眾
臣奏曰既陛下以香愿酌完車駕當即還恐有不便太宗曰
朕難待來此與卿等留一日而行眾臣再不敢奏上因令寺

帝欲翫景



僧引路邀侍臣步出寺外看景果是好一座山前控幽州后接太原端然眼界中聳出一奇峰層巒疊翠萬峰在日有詩為証

擁翠拖藍疊秀奇

巍然勢下別華夷

分明指處尖峯頂

綉上雲霞接漢齊

八王諫阻

太宗看之不足因指前一望之地野草連天問是何處潘仁美奏曰乃幽州也古來建都之地最是好看光景太宗曰朕當與文武前去遊翫一迴八王急奏曰幽州乃蕭后所居之地陛下若往是自投機穽也速宜整車駕回京免惹禍端太宗曰昔者唐太宗平定遼東未嘗不親臨戰陣今朕有千軍萬馬在此豈惧夷狄哉汝眾臣但隨朕往無慮八王再不諫即日車駕離五臺山前至邠陽城地面忽旌旗蔽日塵霧遮天哨報前有番兵攔路太宗問誰去探視一人應聲而出身長

楊淵平敵



戰耶律奇

七尺威風凜凜乃保駕將軍楊淵平也奏道臣前去擒取阻兵太宗允旨淵平率馬軍殺奔前來番陣旗門開處一員遼將生得面如黑鉄眼若流星使一柄大桿刀跨一匹赤鬃馬乃耶律奇大笑曰汝君臣鬼使至此乃自取死何不下馬受戮淵平怒曰蠢爾番蛮尚不縮頭遠避仍敢來阻駕耶律奇躍馬直取番將番將舞刀來迎兩下吶喊二將戰不數合耶律奇力怯撥馬便走宋兵乘勢趕入番兵大敗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淵平追至五里回見太宗道知殺敗番兵之事太宗大悅車駕遂進邠陽駐札耶律奇收殘軍入幽州奏知蕭后今有宋帝車駕在邠陽臣被殺敗而回蕭后大驚曰帝駕何以來此近臣奏道日前在五臺山還愿順來此處觀景后曰往者眾臣尚要舉兵伐宋有此機會何不出兵擒之道未罷天慶王耶律尚奏曰臣願部兵前往擒取宋帝以獻后曰更

帝令淵平



敵退番兵

楊業父子



朝見太宗

得一人助卿為上馬韉令公韓延壽進曰臣願同往后大悅
 即與騎軍一萬前去耶律尚即日部軍出幽州前抵邠陽城
 下過迴圍遼水泄不通聲息傳入城中太宗驚曰不聽文武
 所諫番兵果然來矣因令楊淵平出兵退之淵平奏曰遼眾
 初至其勢甚銳即與交鋒必無勝理須停數日戰之可退太
 宗允奏是時耶律尚親督番兵於城下緊攻喊聲雷動城中
 振駭太宗登敵樓觀望見四下番軍烏屯雲集連營數里攻
 擊謂侍臣曰番兵眾盛如何脫離此處仁美奏曰陛下勿憂
 今有楊業屯堅兵於代州與幽州連境地方得一人前往求
 救必能退敵太宗問曰誰可往代州求救於楊業淵平應聲
 而出曰臣當一往太宗即付與勅旨淵平密藏披掛上馬開
 東門殺出正遇番將劉弼攔住淵平更不打話激怒一鎗刺
 死馬下乘勢殺出重圍投代州來見楊業將勅旨進上道知

業得旨即與眾人商議次子延定進曰救兵如救火大人當
 即救應倘若少遲車駕有失是吾父子之罪也令公然其言
 遂發兵起行父子八人離了代州望邠陽而集哨馬報入營
 中天慶王集眾將議曰楊業乃勁敵也此來救駕父子必將
 死戰我眾人誰敢當抵不如以軍馬撤退放他入城然後復
 兵圍之不消一月將他君臣盡困死於城中眾人然其計即
 下令將軍馬撤退離五里之地哨騎報入楊業營中業聞
 此消息乃曰番人不戰而退必有謀矣我眾人且入城見駕
 徐圖脫離之計淵平曰父親所見甚明即整軍馬入城中朝
 見太宗太宗大悅曰不是卿來赴援敵人安肯退去朕聞卿
 得遼人所畏信不誣矣業奏曰番人夷狄之性意不可測此
 去必將復兵來困望陛下即整軍駕臣父子拚死殺出太宗
 曰朕明日准定回駕道聲未了報番兵長驅復來仍然圍了

楊業登敵



樓望番兵

天慶王覽



宋帝降文

城郭太宗驚曰不出卿之所料業奏曰番兵眾盛車駕難以輕出待臣審視敵人聲勢然後定計破之太宗曰卿當盡心籌度業拜謝而退次日邀眾子登敵樓觀望見番兵八面分布齊整軍馬雄偉令公嘆曰若此堅兵吾父子雖能殺得出去如何能保眾文臣無傷縱使諸葛復生不能施其計矣淵平曰終不然束手於此而待死哉令公曰計策雖有只是難得盡忠之人使吾計不成矣淵平笑曰大人往日嘗言要以死報宋主今吾父子自到中國之後主上設極富貴之第宅相待思無以報德今遇患難若有計可施小人情愿捨死向前令公悅曰汝若肯成吾計可保君臣無虞吾明日奏知主上即便主行淵平全無難色凜凜然下了敵樓翌日令公來見太宗奏曰臣昨觀敵兵甚是利銳陛下若要脫此灾厄除非學漢朝紀信救高祖維榮陽之計歛詐降文書與番人在

西門迎受臣保車駕與侍官從東門而出則可保矣太宗曰此計雖妙誰肯學紀信所為乎令公曰臣長子淵平肯承此計乞陛下急遣人通知番營若更遲緩恐漏泄不便太宗聽罷惻然曰朕以汝父子入中國未沾大恩今日何忍損卿之至親以救孤非仁者之所為也淵平進曰事已急促若待城破之日玉石俱焚雖留臣之父子亦無益於事矣今若救得陛下出此重圍留萬代之名有何疑哉道聲未罷守槽軍來報城南門漸崩番人將攀堞而上淵平曰陛下可脫下御袍臣父與延昭六郎延嗣七郎保車駕出東門小將與弟延定二郎延輝三郎延朗四郎延德五郎出西門詐降不然君臣難保太宗不得已脫下御袍龍車法駕之具交付與淵平先遣人持納降文書道知番帥天慶王接得宋帝降文與眾商議韓延壽曰宋人遭困出降此事是實然不過與其講和放

淵平弓射



固寧有加害之理亦請回書與使臣復命次日宋人於城西
挿起降旗番眾遂遠離一里之地等待宋君出城太宗急同
文武乘輕騎出東門望汴京而走於是淵平端坐車上黃旗
六纛前遮後擁隱隱而出番將天慶王率眾將戎伍齊備於
城西旗下高叫曰既中國天子要來納降請出車駕相見决
無傷害之意淵平在車上聽得令左右揭起羅幔見番王坐
於馬上傍若無人大怒曰不誅此賊奴何以雪吾耻也即弯
起硬弓指定項下射去一聲響處天慶王應弦而倒是

一時主將成何事

今日替為箭下亡

番王落馬



淵平既射死番王閃出駕外厲聲叫曰吾乃楊令公之子淵
平也有勇者來戰番兵大驚激怒了韓延壽下令番兵齊進
殺過宋陣淵平鞍馬未備迎敵不及被延壽一鎗刺落馬下
延壽正待來救耶律奇拍馬而出二將交鋒延壽雖勇部下

韓延壽等



先潰被番兵湧進斬斷馬足掀於地中番騎亂蹄死之延輝
見勢不利衝出重圍而走上一里處草內長鈎套竿一
齊並出先犯延輝坐馬絆倒延輝身離離鞍已遭番兵所屠
延壽知兄被傷慌忙殺出背後韓延壽耶律奇精兵皆至四
下圍遶延朗衝突不透遂被番兵所獲部下騎軍戰死殆盡

宋太宗議征北番

柴太郡奏保楊業

時楊延德衝出圍中後面喊聲不絕回望番兵乘虛趕來延
德轉過林邊自思當日在五臺山智聰禪師遺我小匣分付
遇急難則開今日何不視之即懷中取出揭開乃剃頭刀一
把度牒半紙延德會其意遂將斧去了柄納於懷中卸下戰
袍金盔掛於馬上剃淨鬚髮輕身走往五臺山去了將近黃
昏方知宋君出東門而去已離二百里程矣番將懊悔無及
乃收軍還幽州奏知蕭后宋帝用詐降計出門遁去止殺擒

活捉延朗

蕭后以女



招贅木易

楊業辭太



宗往邠州

宋將四貪已獲全勝而回蕭后大悅曰既勝得楊家將帥宋人已自喪膽再議征取未遲因令解過捉將問曰汝宋朝主將見居何職延朗挺身不屈厲聲應曰誤遭汝所擒今日惟有一死不必再問蕭后見其言語激厲人物手雅心甚相愛謂蕭天左曰吾見此人甚稱孤意欲留之將瓊娥公主招他卿以為可否天左曰招降乃盛德事矣有何不可后曰只恐其不從反成不美之名天左曰若以誠意待他豈有不允后乃令天左諭旨天左與延朗道知其事延朗沉思半晌自忖道吾本被俘縱就死亦無益於事不如應承之留在他國或知此處動靜徐圖報仇豈不是機會乎乃曰既娘上赦我不死幸矣何敢當匹配哉天左曰娘上以公人物儀表故有是議何固辭焉直以延朗肯允奏知后遂令解其縛問取姓名延朗冒奏曰臣姓木名易居代州教練使之職后大喜令

擇吉日備衣冠與木易成親不題却說太宗既回汴京文武朝賀畢太宗宣楊業於便殿慰勞之曰朕脫此難皆卿父子之力也然不知淵平等消息如何業奏曰臣長子性剛不屈必遭其難道未罷近臣奏入淵平因射死番帥慶天王全軍皆沒太宗聞奏驚嘆曰使良將陷於死地寡人之過也因而下淚業曰臣曾有誓當以死報陛下今教子雖喪於兵革皆分定也陛下不必深憂太宗撫諭再三乃遣楊業退出次日設朝與文武議報楊業父子之功潘仁美奏曰邊境多事楊業父子忠勤之將陛下宜授以帥臣之任以顯其才也太宗允奏即封業為雄州防禦使業將辭行帝出殿面諭之曰卿此行蓋為朕專備邊事有召則至無旨不宜輕離業頓首受命而出到無佞府分付八娘九妹好心看待母親自與六郎父子二人徑赴邠州不題話分兩頭却說耶律休哥等聽得

帝欲親征



宋兵殺敗於邠陽，屢遣人奏知蕭后，宜乘時進兵以圖中原。蕭后因與群臣商議征伐之策，右相蕭撻懶奏曰：「臣雖不才，願率兵進取。」后曰：「卿此去先問宋朝討取金明池飲馬井中原旬，此三處與我屯軍，若允暫且回兵，不允則舉兵有名矣。」撻懶首即日與大將韓延壽、耶律斜軫部兵二萬從瓜州南下，但見

旌旗閃々乾坤暗

戈戟層々白日昏



寇準諫止

使臣宣旨

人馬到胡燕原下寨，聲息傳入汴京。侍臣奏知太宗，大怒曰：「大遼累次犯邊，朕當御駕親征，以雪邠陽之耻。」寇準奏曰：「陛下下車駕，終回宜輒出，只須遣將禦之，足退其衆也。」太宗曰：「誰可代朕行者？」準曰：「太師潘仁美素知邊情，可當此任。」太宗允奏，即下令仁美授招討使之職，部兵前禦番兵。仁美得旨，回至府中，不悅。宋子潘章問曰：「大人今日何故不悅？」仁美曰：「主上有防禦番兵之命，聖旨又不敢推去，且無妨。只是沒有先鋒，因此遲疑不決。」章曰：「先鋒在眼前，大人何不舉之？」仁美曰：「爾道是誰？」章曰：「惟州楊業父子可充先鋒。」仁美悅曰：「汝若不言，吾幾忘之矣。」次日侵早入朝，奏知太宗曰：「此行缺少先鋒，除非惟州召楊業父子回，則可以破番兵矣。」太宗允奏，因遣使臣逕詣惟州來見楊業，宣旨曰：

朕以國運艱難，乃忠臣義士立功之秋。近日邊報北番大舉入寇，軍民驚擾，詔命潘仁美為行營招討使，防禦之惟爾。楊業遼人所仰，是宜充行。朕命到日，作急赴闕計議，征進不許稽延。故茲詔示。



召回楊業

楊業得旨，即日率兵就道入汴京。朝見太宗，太宗賜賚甚厚，乃封為行營都統先鋒之職。業受命而出，進府中見令婆正，值令婆與太郡柴夫人在堂上閑遣。

柴本尚太宗榮勝公主生女聘與大使因有楊

楊令公回



府見令婆

令婆太郡



朝見太宗

部馬令公相見畢令婆曰老將軍因何回朝業曰北番犯邊
主上有詔來取任老夫為先鋒之職克日征進特來見夫人
一面令婆曰誰為主帥令公曰潘仁美也令婆愀然不悅曰
此人昔在河東被公羞辱嘗欲害汝父子等奈主上寬仁彼
不能施其謀矣今號令在其掌握長子四人已各凋零只有
汝四人在此去難保無相陷之意令公何不省焉業曰此事
我所素知主上之命寧敢違哉太郡曰妾明日親奏於帝令
保臣保令公而行彼則不敢生謀矣令婆曰我與太郡同往
令公大悅因具酒食而飲過了一宵次日楊令婆與太郡夫
人趨朝近臣先為通知太宗降階迎接宋主何為如此尊敬
令婆因他手上拿一條龍頭杖上掛一小牌曾御書八個字
云雖無蓋駕如朕親行是太祖皇帝遺勅所賜以此敬重之
也太宗接上殿前命侍官賜二人綉椅坐定問曰朕未有命

令婆與郡夫人趨朝欲何見議太郡先起奏曰聞陛下命將
防德番兵主帥潘仁美素與楊先鋒不睦此行恐非其利須
念其父子忠勤於國陛下當善遇之太宗曰此王事矣他人
則不可行太郡有何良策太郡曰陛下若准其行須於廷臣
中舉有名望者保之同往則無慮矣太宗曰此議甚高遂下
詔令文武舉誰可保楊業出征者詔命遂下八王進曰臣
舉一人可保同往帝問是誰八王曰行營都總管呼延贊此
人忠義一心可保官帝大悅曰卿此舉甚稱其職即日下
命着呼延贊保楊業一同出師令婆與太郡辭帝而退是日
朝罷楊業聞贊為保官不勝之喜復往雄州調發所部軍馬
征進

呼延贊大破遼兵

李陵碑楊業死節

且說潘仁美大軍已離汴京迤邐望瓜州進發來到黃龍隘

教練進計



仁美大悅

楊業斬賀

雲龍落馬



下寨分立二大營呼延贊屯東壁青屯西壁仁美乃與牙將
 劉君其賀國舅秦昭慶米教練四人議曰我深恨楊業父子
 懷恨莫伸此一回欲盡陷之不想有保官呼延贊在又難於
 施計矣米教練進曰太師勿憂小將有計先去了呼延贊然
 後除楊家父子有何難哉仁美曰公有何妙策教我米教練
 曰對壘即是番兵屯營之所彼聽我軍來到必出索戰太師
 須下令先鋒未到營前保官見陣贊雖勇奈今年紀老邁
 不奈久戰待他交鋒之際按兵不救必被番人所擒耳仁美
 曰此計極妙准定明日行之果是番將聽知宋師來到率所
 部圍合而來人馬雄壯聲勢甚盛哨馬報入仁美軍中仁美
 遣人請呼延贊入軍中商議曰番兵長驅索戰先鋒軍馬未
 到公有何計退之贊曰軍來將對水來土掩既承主命征進
 當盡忠所事與番兵大戰更何待哉仁美曰公先見陣伐率
 軍後應贊慨然請行披掛完全率所部揚旗鼓譟而出正遇
 番將蕭撻懶出馬贊厲聲罵曰番兵速退免受屠戮不然殄
 汝等無遺類矣撻懶怒曰老邁之將養死且不暇敢來爭鋒
 哉即舞刀躍馬直取呼延贊呼延贊舉鎗迎戰兩騎相交二
 人戰上數合番將方怯撥回馬走贊驟騎追之四下番兵散
 而復聚贊回頭不見後軍相應恐入深地乃勒回馬葦林中
 一彪人馬截出乃耶律斜軫呼曰宋將下馬受縛免遭誅戮
 贊激怒刺斜軫出番兵衆盛透不洩重圍贊部下折傷大半
 欲從僻路而走騎校曰小路恐有埋伏不如走大路為愈贊
 乃殺奔大路蕭撻懶復兵趕來贊前後受敵正在危急之間
 忽正東旌旗捲起鼓振連天一彪軍當先殺出乃楊業也策
 馬提刀大叫番將休走撻懶部將賀雲龍縱馬戰之不兩合
 楊業手起刀落斬于馬下番兵大潰業父子衝入中堅救出

十四卷

七

延贊入營



羞慚仁美

呼延贊別



楊業催糧

呼延贊楊延昭挺身力戰獨當其後保護贊回至營中卸下
 盔甲贊曰今日若非將軍來救幾至顛沛業曰小將來遲致
 總管驚恐望乞恕罪贊乃令業屯止本營次日人報知仁美
 憤恨無及賀君其曰楊業違令來遲太師若以軍法殺之有
 名矣道未罷楊業進軍中參見仁美問曰軍情事汝何得後
 期而到業曰主上令小將回雄州調集軍馬於十三日起程
 仁美怒曰番兵寇邊任緊爾為前鋒稽遲不進尚以主命來
 推喝令左右拿下處斬軍校登時將楊業綁縛於轅門業厲
 聲叫曰我死不足惜敵人在境而戮良將非為國家計也道
 聲未了人報知東營呼延贊跑馬來到喝開軍校將綁縛解
 了領入帳中見仁美曰汝居招討之職昨日交兵坐觀勝敗
 不發一騎相應若非楊將軍奮勇力戰幾至敗事今日何得
 檀自誅之老將臨行主上親賜金簡一把與我專保其父子

回京不然番轉臉皮先與汝放對仁美滿面通紅不敢答應
 贊邀楊業抽身出帳中憤怒而去仁美自覺羞慚半晌無語
 米教練進曰太師勿憂小將另施一計去了呼延贊則楊業
 死在旦夕矣仁美曰公毋有何計米教練曰即日軍中缺少
 糧草可令贊前去催運待他離邊境後業再犯令誰復保哉
 仁美然其計即發帖書着令呼延贊前往運糧差人以帖文
 到東營見贊道知贊得此消息悶不悅楊業進曰軍餉實
 乃重事非總管一行他人不能當是任也贊曰我非不肯前
 行只有一件潘仁美野子狼心常有害君之意恐我去後以
 非理虐將軍誰能保耶楊業曰小將觀番兵亦是勁敵須待
 總管到來然後出戰招討縱要陷我彼亦無計可施矣贊曰
 此去未定已時糧到汝父子堅守東營待我復來再議出兵
 楊業應諾贊即日率輕騎五千回汴京催糧去了後人詠史

仁美遣人



詩曰

忠勤王命領征師
邊境未寧良將滅
何事英雄不遇時
令人覽此重傷悲

西營潘仁美探知呼延贊已回汴京不勝之喜因與眾將商議出兵米教練進曰招討可發戰書於番人約定交戰徐好定計仁美即遣騎將賞戰書來見番帥蕭撻懶得書批定明日交鋒名眾將議曰潘仁美不足惧楊業父子驍勇莫敵近聞與主將不睦正宜乘其隙而圖之離此一望之地有陳家谷山勢高險得一人部眾埋伏兩傍誘敵人進於谷中圍合圍之必可擒矣耶律斜軫應聲出曰小將願往撻懶曰君去足能辦事斜軫即引騎軍七千餘人前行撻懶又喚過耶律奚底曰汝引馬軍一萬明日見陣楊家父子深知戰法須緩伴輸引入伏中號砲一起截出力戰奚底領計去了

賞書約戰

楊業諫



勿出兵

撻懶分遣已定着騎軍前詣宋營緝探動靜潘仁美已得回書與劉君其議曰明日誰當見初陣君其曰先鋒楊業出戰招討率兵應之仁美召業入帳中問曰番將索戰先鋒不宜造次倘有疎虞墮軍之銳氣也楊業稟曰明且是十惡大敗日出軍不利且呼總管催糧未到番兵勢正銳須待省机而進則可成功矣仁美怒曰敵兵臨寨何所待哉倘總管一月不到尚待一月耶今若推延不出我當中奏朝廷看汝能逃罪否業知事不免乃曰番將此來奇變莫測他處平坦之地不足隄防此去陳家谷山勢險峻恐有埋伏招討當發兵於此截戰小將率所部當中而入燕或克敵不然全軍難保也仁美曰汝但行吾自有兵來應楊業既退賀懷浦進曰既楊先鋒要如此行招討可遣將於陳家谷相應庶不慢事仁美曰正無機會今乘此不發兵應之看他如何施設懷浦曰招

楊業大戰



耶律奚底

番兵困楊



業於谷口

討若懷報私怨可不悞朝廷大事仁美不聽起入帳中去了
 懷浦嘆曰豎子幾敗國事吾安忍坐視不救遂率所部來見
 楊業曰公此行得非利乎業曰吾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傷
 士卒而功不立今招討不思忠心報主欲業以至死當為諸
 公先行懷浦曰潘招討之心實欲害公小將願與將軍同行
 庶得相援業哭曰如公恰念與公分左右翼而出倘得不死
 犬馬相報議已定次日平明楊業二子與賀懷浦列陣於狼
 牙村遙見番兵漫山塞野來到鼓聲大振耶律奚底橫斧出
 馬立于陣前厲聲曰宋將速降免動干戈不然屠汝等無遺
 類矣楊業激怒罵曰背逆蠢蠻限死臨頭朕敢拒敵天兵耶
 言罷舞刀躍馬直取奚底奚底綽斧迎戰兩下吶喊二人戰
 上數合奚底撥馬便走業驟騎追之楊延昭賀懷浦催動後
 軍乘勢殺入番兵各棄戈而遁奚底見楊業趕來且戰且走

業以平野之地料無伏兵盡力追擊將近陳家谷口蕭
 於山坡中放起號砲耶律斜軫伏兵並起番兵四下圍逐而
 來楊業只料谷口有宋兵來應回望不見一騎大驚復馬殺
 回已被斜軫截住谷口番衆萬弩齊發箭如雨點宋軍死者
 不計其數楊延昭延嗣二騎拚死衝入矢石交下不能得進
 耶律奚底回兵抄出東壁正遇賀懷浦二騎相交不兩合被
 奚底一斧劈於馬下部衆盡被番兵所殺延昭謂延嗣曰汝
 速殺出圍中前往潘招討處求救吾殺入谷口保着爹也延
 嗣奪勇衝出重圍而去且說延昭望見谷中殺氣連天知是
 南軍被圍怒聲如雷直殺進谷口正遇番將陳天壽交馬只
 一合刺落馬下殺散圍兵進入谷口楊業轉戰出東壁遇見
 延昭來到急叫曰番兵甚眾汝宜急走不可兩遭其擒延昭
 泣曰吾衝開血路救爹也出去即舉鎗血戰衝開重圍蕭

楊業撞死



順從傍攻入將楊業斷為兩處延昭回望其父未出復將殺入部下從軍死盡只得奔往南路以待救兵時楊業與番兵鏖戰不已身上血映袍鎧因登高而望見四下皆是勁敵乃長嘆曰本欲立尺寸功以報國不期被佞臣陷害吾子存亡未知若被番人所擒非為丈夫視部下尚有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可速沿山走還以報天子眾泣曰將軍為王事到此吾輩安忍生還遂擁業走出胡原地名見一石碑上刻李陵碑三字業自思曰漢李陵以不忠於國安用此為哉顧謂眾軍曰吾不能保汝等此處是我報主之所眾人當自為計言罷拋了金盔連叫數聲皇天皇帝天實鑒此心遂觸碑而死可惜太原豪傑一命哀哉靜軒有詩嘆曰

李陵碑下

矢盡兵亡戰力摧

陳家谷口馬難回

仁美亂箭



射死七郎

李陵碑下成君節 千古行人為感哀
楊業既撞李陵碑而死番兵喊聲殺到眾軍力戰不止盡皆陷沒番將近前梟了楊業首級日將晡蕭權頓乃收軍還營瓜州營七郎遭射 胡原谷六使遇救
却說楊延嗣回瓜州行營見仁美泣曰吾父被番兵困於陳家谷望招討急發兵救之不然生死決矣仁美曰汝父子素號無敵今兵始交便來取救耶軍本有憂備我營難以發遣延嗣大驚曰吾父子為國家計招討何以坐觀勝敗乎仁美令左右推出帳中延嗣立地罵曰無端匹夫使吾若得生還與汝老賊勢不兩立仁美大怒曰嗅乳豎子仇恨莫報今殺伐之權在我而徑來尋死路耶因令左右縛於高處射之軍校得令將延嗣繫於舟檣上眾軍齊發矢無一箭能着其身者仁美驚曰真乃奇異眾人所射皆不能中延嗣聽得自

仁美拔營



走回汴京

楊六郎問



樵夫地名

知難免乃曰大丈夫就死亦何惧焉只慮父兄存亡難保因
教射者可將吾目蔽住射方能中衆軍依言遂放下割着眉
肉垂蔽其眼傳說七郎有箭眼射不能傷然後射之可憐楊
七郎亂箭着處身無完膚見者無不哀感後人有詩嘆曰

萬馬軍前建大功

斬堅入陣見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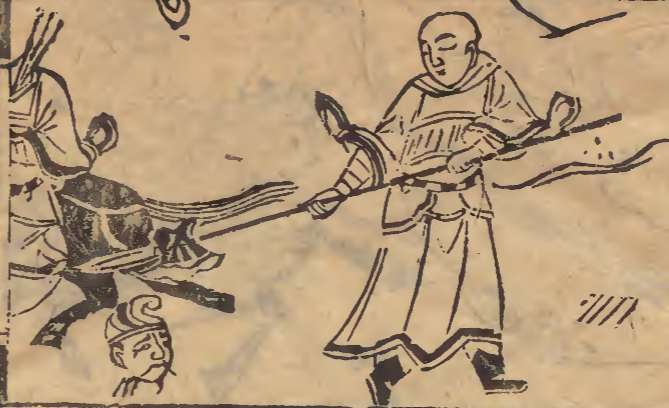
如何未遂平生志

反致亡軀亂箭中

潘仁美既射死楊七郎令將其屍拋於黃河去了忽報番兵
困住楊業於陳家谷楊業已死今梟其首級殺奔西營來仁
美大驚曰番兵衆盛難敵若不急退必遭所擒卽下令拔營
起行劉君其等心膽墮地連夜走回汴京去番兵乘勢追殺
一陣死者大半委棄輜重盔甲不計其數蕭檀懶既獲全勝
乃止屯於蔚州遣人報捷於蕭后不題却說楊延昭部下陳
林柴敢因交兵亂後逃匿於蘆林中直待番兵退去二人乃

沿岸而出忽見上流頭浮下一屍將近岸邊二人細視之泣
曰此是小主官楊七郎因何遭此亂箭所射泣聲未止忽岸
側一騎急跑來到陳柴正待走避騎已近前乃楊延昭也因
見陳柴二人問曰汝緣何在此陳林曰戰敗藏於此處正欲
尋訪本官消息不想遇流頭浮下一屍却是七郎君身上箭
無完膚不知被誰所傷六郎下馬仰天號泣曰吾父子爲國
盡忠何爲遭此劫數耶是必問仁美取救兵言語相激以中
老賊之計因令陳柴撈起屍首就於岸上埋訖陳林曰本官
今日要往何處延昭曰汝二人可隨處安身吾密向小路體
探吾父消息若只困在谷中雖漏夜日汴京取救倘有不測
此仇亦當報也陳柴從其言三人洒淚而別只說楊延昭單
騎入谷中至半途遇見二樵夫問曰此是何地名樵夫曰轉
過谷之東壁乃幽州沙漠之地前去便是胡原延昭聽罷輕

楊延德劈



死張黑塔

延德延昭



兄弟泣別

全宋史卷一百一十四

騎來到其處見死屍重疊皆宋軍部號嗟呀良父近李陵碑
 邊一將橫倒於地留下腰纏一條延昭細視之乃是其父所
 繫也因抱屍而哭曰皇天不祐吾父子致使喪於兵革何不
 幸若是哉乃掩淚將所佩劍割開沙土埋之上留斷戈為記
 復勒馬出原口已被番將張黑塔攔住高叫曰來將何不下
 馬投降以免一死延昭大怒挺鎗直取番將二人交馬戰上
 數合四下番兵圍繞而進延昭雖勇寡不敵衆正在危急之
 間忽山後一騎殺出手起一斧劈黑塔於馬下殺散番兵下
 馬來見延昭乃五郎延德也兄弟相抱而哭延德曰此處賊
 敵所在可隨我入山中商議遂邀六郎到五臺山進方丈中
 坐定延昭曰自與哥七幽州失散一向存亡未審今日何如
 在此延德曰當日爹七保駕駕出東門我同衆兄弟與番兵
 鏖戰勢已危迫自為脫身之計削髮投入五臺山為僧日前
 望見陳家谷殺氣連天人道遼宋交鋒自覺心動特下山觀
 視不想恰遇吾弟延昭泣訴七郎與父之事延德不勝其悲
 乃曰至親之讐不可不報延昭曰小弟當於御前雪明父子
 之冤是夕在寺中過了一宵次早辭延德自投汴京而行聲
 息傳入汴京太宗聽知楊業戰沒宋師敗衄急集文武議曰
 楊業父子忠勤於國今聞其死於王事朕甚悼焉八王進曰
 近有呼延贊回京催辦糧草對臣言主帥潘仁美與楊業不
 睦臣便慮其敗事今果然矣陛下當究仁美喪師之由與後
 人知所懲勸六宗然其奏因下詔群臣專究是事仁美聞此
 消息坐卧不安與劉君其等議曰今朝廷要究吾敗軍之故
 人傳楊六郎將赴京陳訴其冤倘王上知此情呼延贊力為
 之証我等全族難保矣君其曰事不宜遲若待舉發百口無
 以分訴乘今六郎未到可密遣人於黃河渡候之謀死於外

全宋史卷一百一十四

十四

六郎路遇



陳崇二人

王欽密

奏蕭后



所謂剗草除根，免得萌芽再發。仁美依其計，即遣心腹軍人密往黃河渡等候。去不却說楊延昭自離五臺山望大路進發，來到一山林，忽聽數聲鼓响，走出二十餘人攔住去路，叫曰：「若要經過，留下買路錢。」延昭擡頭視之，見為首二人問曰：「來者莫非陳林柴敢乎？」陳柴聽得，即忙近前拜曰：「原來是本官也。因邀六郎入寨中，道知自別本官後，奪得此處安居，不想早是相遇。延昭將父事道知，因言要赴京於御前告明，主帥不應救兵之由。陳林曰：「喜得本官道出其事，今有潘招討正防汝告御狀，特遣十數健軍於黃河渡待等捉你。此另有別處可赴汴京，當令人送本官從小路而去，方保無虞。」延昭聽罷，乃曰：「事不偶然，此賊害吾一家，今又來謀我，即遂在寨內過了一宵。次日，陳林令手下密送大郎從雒州而去。話分兩頭，却說幽州蕭后得聞捷報，決意要圖中原，有內官

王欽密奏曰：「中國一統之地，謀臣勇將不可勝數。區區一戰之功，安能便取其天下哉？」臣有一計，不消一年，使中原竟歸娘上。宋人縮首無計矣。后曰：「卿有何計？若是其妙。」王欽曰：「臣粧作南方之人，投為進身之計。若得事成，必知彼處動靜。兵數強弱、國之利害，密遣人傳報娘上。然後乘其虛，因舉兵南下，可收萬全之功。何患江山不屬娘上哉？」后聞奏，大悅曰：「若果成事，當以中國重鎮封卿。」次日，蕭后與群臣計議。右相蕭天右奏曰：「王欽此計可行。」乞娘上允之。后因下令，即行。王欽准備齊整，來辭蕭后。后上看見笑曰：「卿裝作南人，真無異矣。然此去須宜機密。」王欽曰：「臣自有方畧。」即日辭后出燕京，徑望雒州而來。○按王欽，朔州人，自幼入宮中，伏侍蕭后。心靈機巧，精通言詞，番臣皆重之。○且說楊延昭望雒州進發，時值五月天氣，途中炎熱，來到綠蕪亭，歇下行杖，正靠欄干而

綠蕪亭王



欽遇六使

延招攔七



王告御狀

坐末片時間遙見一人來到頭戴黑紗巾身穿綠羅衣繫一條雙鞭黃絲縲着一雙八比青麻鞋本似儒家裝束將近亭中延昭迎而揖曰先生從何而來其人荅曰小可朔州人氏姓王名欽字招吉幼讀詩書居於北地今將入中國求取進身不想遇見閣下動問高姓是誰延昭不隱道知本末且言胸中冤屈之事招吉聽罷憤然曰既君父子若此忠義被人謀害何不於御前訴雪其冤而乃徒傷悲耶延昭曰小可正待赴京訴明只緣無人為做御狀以此持疑未決招吉曰此不難事既足下有此冤枉小生當罄其所學為君作之延昭下拜曰君若肯扶持直乃千里有幸也即邀招吉到館驛中備酒禮相待席上延昭訴他平日之事招吉嗟呀不已乃問曰君所陳訴當以誰為罪首延昭曰招討潘仁美同部下劉君其賀國舅皆主謀害我父子是數人皆難放過招吉然其

言乃膽出狀稿度與延昭視之果是情詞激切婉轉悲柔延昭視罷喜曰此足可以雪我冤矣酒闌招吉辭延昭而去延昭曰當與足下於汴京相會招吉應諾二人既別延昭將狀詞寫正明白徑赴京都不知緝探人已將此消息報與潘仁美仁美大驚乃召劉君其等商議君其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不如進一道表奏知楊業父子邀功貪戰幾敗國事今延昭越伍逃走主上得奏必先誅之仁美曰此計甚妙即日具表奏知朝廷去了當日楊延昭來到京師正值七王元侃行駕出朝廷昭取過御狀攔駕前稱冤陳告左右捉住正待綁縛七王喝聲不許動作且允其告侍從即接上其狀七王令帶入府中延昭隨車駕入壽王府伏於階前七王將口詞審過一遍再將御狀細細視之內中詞語明切筆力精利嘆曰作此詞者真有憂世之才因問此狀出誰之手延昭

六郎擊



鼓訴冤

黃玉奏



陷六使

不敢隱將王欽來由道知七王喜曰孤正要得此人既他來
求進身當舉用之又問此人今在何處延昭曰寓居汴京東
角門龍津驛中七王聽罷乃曰汝之冤枉乃是國家重事此
處難決問可於關門外擊登聞鼓與聖上知之則可為理矣
當速去勿被奸人所覺延昭取過御狀拜辭之王徑趨關門
外來七王自遣人於驛中尋取王欽不題

六使汴京告御狀

王欽定計圖八王

只說延昭來到關門外擊動登聞鼓聲道欲面聖上陳告被
守軍捉見提獄官提獄官審問明白將狀奏請太宗太宗以
狀展於御案中視曰

訴冤枉臣楊延昭蓋為毒謀深害全軍陷歿敗國事臣父
楊業生有太原世仕河東以宋先君之至仁繼今陛下之
弘恩父子傾情願効死報近因契丹犯邊干戈相尋潘招

討整防禦之師臣父子奮盡忠之勇不期招討互同部下
起陷謀於此日報私怨於昔時狼牙村兵馬縶交主帥則
坐觀成敗不發半騎相應陳家谷矢盡力竭番將則鳥飛
雲集以致全軍皆歿臣父楊業捐身命於李陵碑下臣弟
七郎喪肌膚於萬弓矢中父子八人忠勤於國欲圖報乎
陛下先見陷於帥臣漂流獨自孤苦無依擊廷鼓以訴冤
乞天恩而明審若使臣之父兄有靈致陛下開日月之明
拘証奸人斷省深冤尤泉者得以瞑目臣即死於斧鉞之
下無所憾矣 某年 月 日狀

太宗着罷狀情不勝憤激忽樞密院疊上潘仁美表章稱道
楊業父子邀功失機之由太宗得奏沉吟半晌曰潘招討以
楊業有邀功之罪楊先鋒以主帥陷害之情二者孰為輕重
南臺御史黃玉奏曰關外之事任在帥臣若使號令不行何

傳昇臣勤



問潘仁美



八王捉使



女見昇臣

卷之七

以辨事乎，今楊業父子違令邀功，以致全軍陷歿，其罪本有。今被番人所屠，而乃誣告主帥，是罔陛下也。死者則止，當以楊延昭押出朝門，明正其罪，斬之。○黃玉潘仁美之妻舅，故上此奏本也。○道未罷，八王出奏曰：楊業父子有功於朝，先帝尚以不次之任待之，今被奸人所陷，而陛下寧不為之雪其情哉？此事臣知久矣，乞拘仁美於法司衙門，着落有職官與延昭對理。鞠問明白，取自上裁。太宗依奏，即勅叅知政事傅昇臣鞠問仁美。一起昇臣領旨，遂開衙府，拘到潘仁美、劉君其賀、國舅米教練、一千人都在階下。昇臣問曰：潘招討往日同僚相待，今乃君命也，難以容情。果違法律，明招其由，勿使用動刑法，無益仁美曰：小可承君命防禦邊兵，彼父子自失機宜，致被陷歿，反來誣告我等。若朝廷不察其詳，屈坐帥臣，則後人何敢任是職哉？大人明鑑為伸。上知昇臣平胸無語，令左右將一千人拘於獄中，退入後堂，忽報潘府黃夫人遣使女說有機密事要見大人。昇臣令喚進後堂，復女跪在階下曰：夫人以太師發問於叅政臺下，沒甚孝順，薄奉黃金一百兩玉帶一條，望大人善觀方便，再得重謝。昇臣本是好利之徒，見着此物，不勝歡喜，令左右受起，謂使女曰：汝歸拜上夫人，不須掛念。叅政自有分割。使女拜辭而出，不想八王知得昇臣好財，恐潘家有人說關節，密遣手下在府門緝探。比見使女進府，走報八王。八王隨即來到恰在府門外，捉住使女，提過金簡入後堂來。昇臣見着，嚇得面如土色，連忙下階迎接。八王厲聲曰：汝為朝中顯官，何得私受潘府賂賄，要害楊家昇臣？小官並無是情，歿下何以出此言？八王乃令從人將潘府使女閃剝階下，拷訊使女抵賴不過，只得實招。八王怒曰：傅叅政尚能推乎？昇臣啞口無言，自脫去冠帶。

八王入見



伏於階下請罪八王令備馬隨即入朝未見太宗奏知其事太宗驚曰若非卿有測隱之見險被奸臣賣弄因問鼎臣當擬何罪八王曰私受賂賄其情尚未行當得枉法之罪該問罷職為民太宗允奏即下旨罷鼎臣官職發歸鄉里去了八王又奏西臺御史李濟忠款公正可問仁美一起帝依奏勅命李濟而行李濟領旨開御史臺端坐於堂上左右軍尉威風凜凜排下刑具之類見者無不駭焉正是

生死殿前難抵諱

血冤臺上不容情

太宗奏事



一伏時獄官解過仁美延昭等到階下審問一遍仁美力推楊業自被戰死與彼等無開李濟怒曰汝為王帥敗衄而回反以彼自戰死抵諱楊七郎有何罪汝用亂箭射之又賄傅忝政今日好好招承免動刑憲仁美低頭不應李濟喝令軍校將劉君其賀國舅米教練一起推於甬道極刑拷打三人受苦不過只得將陷害楊業并射死七郎情由逐一供招明白吏司呈上李濟審案錄奏仍將犯人監係起候旨發落李濟離了御史臺次日以仁美招由奏知太宗太宗視畢怒曰朕以仁美先帝功臣屢恕容之今如此侮法不正其罪何以激勵邊將因問八王當何以處治八王奏曰潘仁美該處斬罪陛下以后妃之故減二等罷職為民劉君其賀國舅米教練等得通謀之罪亦該處死減一等調邊遠充軍楊延昭有失軍機發問配所其餘干犯隨旨發落太宗允奏下勅着李濟照原擬遣李濟領命於府中將文案覆視罷黜潘仁美為民外劉君其問淄州軍賀國舅萊州軍米教練密州軍楊延昭配鄭州擬議已出將劉君其等決杖訖依期起行不在話下後人誄史詩曰

發配眾犯

黨惡害人何所益

試看今日配君其

太宗遣人



取延延昭

王欽定計



害八王

皇天有眼應無誤

只在斯須與報遲

次日李濟以發遣仁美一起奏知於上太宗謂侍臣曰往者楊業父子屢立奇功不期死於王事朕甚快快欲將恩典旌之卿等以為何如直學士寇準奏曰陛下念及功臣以慰其後為社稷計也有何不可且楊業父子忠勤為國人臣所難今止有延昭一人在焉正當厚恤之使邊將知所觀感太宗然其議因遣使臣於鄭州取還延昭去了忽近臣奏知武城軍節度使趙普卒太宗聞奏震悼謂群臣曰趙普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寇準曰誠如陛下所言臣等多不及矣

按普性深沉剛毅果斷雖多克忌而能以天下事為己任故其當揆惟義是從偃武修文慎罰薄斂以立宏規於後世其功大矣少習吏事宣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門戔篋取書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普相兩朝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卒年七十一歲後謚忠獻公封韓王

是時太宗在位既久未立東宮馮拯等上疏乞早定太子帝怒貶之於嶺南自是中外無復敢言者七王知此消息密與心腹人王欽議曰君父春秋已邁未肯立皇太子廷臣諫者遂遭降黜莫非因八王之故欲以天下還之耶若果有此意則我失望矣欽曰殿下所言正合我意且主上以遺言為重必將天下還八王無疑若不預定其事噬臍無及七王曰君有何策教我欽曰除非謀死八殿下則大事定矣七王曰八殿下君父至愛如何謀得欽曰臣有一計不知殿下肯依否

右搢匠



人丟落井

七王設筵



款待八王

七王曰君試言之欽曰可召着精巧銀匠一人入內府打造鴛鴦壺一隻能貯兩樣之酒當遇春景百花盛開特請得八王於後苑賞翫令庖人進食侍官斟酒先藏毒酒於外後以醇酒於中八王飲之不消半鍾即死於非命矣有何難哉七王聽罷大喜曰此計極妙然事不宜遲即須行之乃遣軍尉往城西召胡銀匠進府中打造鴛鴦壺不出數日其工完全胡匠將壺獻與七王七王視之果是精巧人不能測謂王欽曰器物已造完備當何以處之欽曰殿下先將匠人誅之以滅其迹七王然之因賞胡匠以醇酒登時醉倒七王令左右丟落後苑井中去訖王欽曰殿下當發書於八王府中邀請明日輒行此事七王乃遣內官賫書徑詣八王府中進上其書曰

弟元侃以春光明媚花柳芳妍適朝廷優假之際與兄連

日間闕乞車駕於後苑賞翫片時庶慰伊弟之懷以酌春光之萬一

八王得書着內官復命明日准來相約內官拜辭歸見七王道知八殿下允赴約之事七王得報分付庖人厨宰准備筵宴齊整次日八王車駕來到七王親自出府門迎接進於堂中坐定各訴相愛之情茶罷七王邀兄入後苑來只聽得樂工歌女絲竹品奏八王與七王分賓主對席而坐七王笑曰兄弟之愛喜樂相同難得如此春光今特與兄王盡一日之歡少慰平生八王曰蒙弟雅召安敢推辭爭奈數日因寒暄失調膚胃頗有不安然而兄弟之情只得赴命酒則不敢飲也七王曰縱兄不十分飲今日亦且開懷數盃一伏時庖人先進品味七王因令侍官行酒侍官得命提過鴛鴦壺先斟看一金鍾進於八王面前藥酒纔入金鍾毒氣冲逼八王本

八王離席



自身子未痊聞此酒氣掩鼻不迭忽然間一陣風過吹倒金
鐘將酒傾落地下毫光燦爛侍從皆有懼色八王即離席分
付從人準備車駕辭七王徑自回府中幸小七王以計不成
悞恨無及王欽曰殿下勿憂八殿下未知王之所為彼亦不
怪候再定計圖之七王悶上而退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
分解

